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明文海卷二百八十五

詳校官編修臣潘庭筠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脈

校對官中書臣王家賓

謄錄監生臣陸肇修

明文海卷二百八十五　　　餘姚黃宗羲編

序七十六

送序

送江浙叅政偰公赴司農少卿序　趙汸

公名世南

國家既收中原兵革之後所在為墟聖天子思有以惻然安集之訪求故老宿儒忠厚暢達習知畎畝事者為勸農使綰印綬載官屬行田里閭呼其父兄子弟家人

語告諭之闢榛莽疏溝洫立阡陌假牛貸粟皆因其所欲而利導之遣屬吏行旁郡招徠其人時江南民苦重役應之者衆不數年生聚大復官府之設公上之供始得施其政令於是罷使以其權歸憲府郡邑之長皆以勸農繫銜大司農司實總覈其事盖古后稷之官至我朝始復視前代㑹計出納弛張權利者不可同年而語矣然承平日久良法美意寖失其初嘗見江南郡邑每歲使者行部縣小吏先走田野督里胥相官道旁有牆

塹籬援類園圃者輒樹兩木大書畦桑二字揭之使者
下車首問農桑以為常吏前導詣畦桑處按視民長
幼扶攜竊觀漫不解何謂而種樹之牘已上之大司農
矣使職農事者皆若所為則國朝富有四方之實何自
而可充乎夫古之帝王所以長治久安者無他焉能使
天下之民均齊方一以奉其上無所偏而已矣今經費
所出以東南為淵大河以北水旱屢臻流亡未復居民
鮮少二帝三王之所井牧燕趙齊晉梁宋魯衛之所資

以為富強其丘墟故迹多蕪沒不治安得褒衣博帶從容阡陌間勞来綏輯復如至元聖時哉大司農位尊而職專長貳卿佐皆公卿輔相其人必有念此者矣至正九年冬十一月詔以江浙行中書省叅政事俁公為司農少卿公北庭文儒由初科進士高等歷官省憲所至具有成績古所謂天子之寶臣者也舉國家之舊典以復唐虞三代之至治安知不在公乎士民懐公盛德多見于歌頌芻蕘之言憂在畎畝非公之賢則不能自達

也故竊附其說

送鄭徵君應詔入翰林詩序　趙汸

至正十五年冬詔以新安鄭子美先生為翰林待制時先生卧疾精舍使者與郡監守致朝廷之意甚厚先生堅辭不能拜命者久之憲使番陽周公在郡親為之勸駕其門生子弟進言曰今聖天子舉群策以清海内大丞相集衆思以圖治功不惜禁苑次對之職起先生於山林豈惟以先生業脈翰攻文章哉先生學通古今以

詩書禮樂教於鄉長於治亂興衰之説正誼直言不忘憂世先生不出如朝廷何時先生疚良已乃皤然曰欲報朝廷者吾素志也吾將辭官赴召親見聖主陳所欲言爾乃命趣裝諏日偕使者北行郡長貳縣大夫與寓公搢紳之士張郡南門外設祖道為先生别里中耆俊文學諸生又相與作為歌詩以咏嘆其行休陽趙汸病不能陪搢紳之後又不善為詩則獻言曰先生應詔趨朝得極言天下事此千載一時也今為天下患者盜賊

而已自淮蔡發難據於江湖所在蠭起為禍嘗烈矣然雄傑怙衆有功名智力足以橫騖四出亦無聞焉視前代中世巨寇不能什一疑若不足平者國家以四海全盛之力命將出師今五六年民力已屈而盜猶未息何也不舉天下大勢以定攻守之宜而所在浪戰不求智勇之士真可任將兵者而使臺省貴人與郡縣俗吏紛然羣起共軍旅之權自軒轅氏以来未有能以是而全師制勝者也仗行省討賊御史臺督視如平時而買兒鬻

頃誅求刼奪之弊債軍殺將反覆壞爛之由朝廷終無自知兵財兩匱郡縣之間繁征橫歛一切以矯假病民而上官大吏方且拘文法守故常不思變通長久之道賞罰者用兵之大權也賞罰不明而是非淆亂天下之士不復以功名自期而中世以來治安撥亂之術行軍克敵之方皆廢不講吾未知其所以為天下國家者何也今羣盜大者跨郡邑小者據一城植根固矣茍不盡反前失而欲以歲月削平安可得哉為國家計欲并兩

淮而南盡江湖之間求要會形便之地為四五巨鎮鎮各屯精兵二萬選士大夫公廉有威信方畧能撫士愛民招納降附可為大將者付以一鎮之權慎簡中外有文武才學者為之副凡辟士募兵刑賞律令訓練程式進退節度土功城守禁防要束皆自朝廷考求故事為法以授之郎官博士出入覘視以資廟謨而事大小皆得專達列鎮屯軍屹然相望脉絡貫通首尾如一內可以尊京師之勢外可以消奸雄之心鼠竊狗偷進退無

據者將不戰而自服其尤崛强者四鎮出兵犄而攻之無不破矣其要在得人而已郡邑之間皆什伍其民以相守護毋使散越於下一家而三男子則簡尤壯一人為郡守之兵以大戶之稅衣食之郡皆選賢守以防禦繫銜各將以兵固其封圉盖郡守必兼有軍民之權而後緩急可望不然雖重其失地之罪無益也此制一定則列邦有備而民心不揺矣夫使諸郡各制其兵以保一郡之民而四五大藩皆握成軍據形勢以掃清群盜

則莫安東南誠當今之急務也若夫知人之明任使之術在朝廷矣昔漢以六萬討西羌微族趙充國定計必分兵屯田以待其敝貴萬全也周亞夫將三十六將軍擊吳楚終不肯與梁分兵審於勢也李德裕平澤潞軍中利害有將帥不知而廟堂輒知之者得居中制外之宜也今羣盜幺麽非有漢七國唐藩鎮之強而充國亞夫德裕之故智則有今日所當師者矣汸無謀臣策士之術也當其避地間關朝不夕謀每恨民間利害不能

上聞以至於此是以於鄉先生之行而竊致其畎畆之思焉先生倘以為然雖言之可也若夫本源之深切有非草茅所知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在先生矣使朝廷收得士之效於一時而先生之功及乎天下則雖銘彛鼎而被絃歌可也豈惟一時一鄉之所咏嘆哉

送高則誠歸永嘉序　趙汸

高君則誠學博而深文高而贍自為舉子已為學者所歸及登進士第調官括蒼郡録事學道愛人治教具脩

郡官前憲副徐公深敬異之比滿不忍聽其去即學宮
設絳帳身率子弟迎君而請業焉行中書聞其名辟丞
相掾儒生尚其才華法吏推其練達而君亦雅以名節
自勵公卿大夫咸器其行能每他掾有故輒以君兼其
事君稽典策定是非酬應如流意所不可輒上政事堂
慷慨求去時東南乂安藩府無事叅政趙郡蘇公方以
文治作興其人君與臨川葛元哲俱見稱譽曰承言議
聲聞益隆矣俄台民弄兵僭城邑驅丁壯集其徒海

浦連巨艦數百以自固師閫吏弗能治有言行省臣總諸郡兵平之省臣謂君温人知濱海事擇以自從君亦庶幾因得自效時浙東帥達公以除兇為巳任一見君歡然既開幕府乃以論事不合避不治文書於是師出踰三時卒遣大臣自京師来以上意撫之而後定解嚴分憲列諸將校緩急市利便獨君不聞一辭以秩滿曰還省垣告歸矣於是交遊之士咸造君且謂儒者雖臨事不見用卒能究所守以自旌別為君賀君設俎豆觴

客酒行笑謂座中曰前輩謂士子抱腹笥起鄉里達朝廷取爵位如拾地芥真榮至矣孰知為憂患之始乎予昔韙其言於今乃信雖然予方解吏事歸得與鄉人子弟議論詩書禮義以時游赤城雁蕩諸山瞰澗泉而仰雲木猶不失故吾也時客多君里人樂君之歸皆甚喜有起自末席而言者曰朝廷以科目取士久矣時方承平自軍國要務至百司庶事舉不待士而後集士亦得以浮沈簿書文墨間稍有牽制輒効俗吏便文自解由是賢

否混淆有志者無以自見宜乎君之悠然遐想於去就間歟雖然今中原多故聖天子賢宰相幸一旦懲膏粱刀筆之獘盡取才進士用之則如吾髙君者雖欲輒遁思山林亦將不可得然則入践著廷陪老成之讜議出臨郡邑布恩德於罷民使殊功茂績炳然一時以答清朝設科盛意豈非君平昔之志而亦吾黨所望於君者哉衆皆曰然乃共舉酒屬君賦白駒而别

送操公琬先生歸番陽序　趙汸

聖天子既平海内盡輦勝國圖史典籍歸於京師乃詔
脩元史起山林遺逸之士使執筆焉凡文儒之在官者
無與於是在廷之臣各舉所知以應詔汸以衰病屢謝
徵命亦誤在選中使者至郡太守將吏皆能言其病狀
然莫肯受其咎者故不得終辭舟過嚴陵適前太史金
華宋公景濂亦至曰有詔召王子充於臨漳矣予曰汸
衰病日增非可出者縱出亦無補於事所幸者平生故
人重得一見於契闊之餘事故有非偶然者宋公曰然

葢予與宋公不相見者數載而子充則十有餘年矣旣至京師聞番陽操公琬先生在書館卧病旦夕以聞即可歸私又自念番歙接境自弱冠則知先生先生學道諸經百氏述作滿家諸兄之家於番者與先生有連姻相好也每相見輒能言先生動静而未獲一識予乃得相見於此豈非向所謂非偶然者乎自是日上堂與諸公從事筆硯間退則省先生疾先生疾少間輒俾予連榻卧譚論經史晝夜亹亹相扣擊不少休予葢有愧焉

俄而禮部尚書崔公侍郎偉公同至局中以得旨先生
且為别先生乃為文一篇以告同舍同舍之士莫不惜
先生之歸咸賦詩為先生贈予辱知有自則進言於先
生曰先生歸矣士之在山林與在朝廷異其於述作也
亦然纂釋羣經折衷百氏處則充棟梁出則汗牛馬雖
其説未必盡合於聖人非素業與之相出入者不敢議
也崇古學貴文章凌厲漢唐上擬三代使窮鄉晚進謏
聞淺見之士目動神聳不敢出聲以誦自揆終身不能

為者又況陶冶性情吟咏風月或以單辭或以偶句為人所稱皆足以名世雖或無取於作者於人非鬼責亦何有焉此皆山林之士所為得也若夫朝廷之士則不然太史公網羅舊聞上接春秋下迄麟趾其序高帝創業文景守成至今使人如親見之書封禪平準傳貨殖皆諫書也而後世以為謗韓退之末遇時欲作唐一經以垂無窮既入史館不敢有為柳子厚若辭迫之曾不少動僅以執事成順宗實録數卷卒困於讒口竄走無

完篇司馬文正公受知神宗作資治通鑑垂十九年始就而小人出鄙句以訾之此皆鉅人碩德名實孚於上下以著書為大業者也猶或所遭若是今吾人挾其山林之學以登于朝廷之上則其茫然自失凛然不敢自放者豈無所懼而然哉尚賴天子明聖有旨姑即舊志為書凡筆削悉取睿斷不以其所不能為諸生罪德至渥也於是先生得以病辭歸而支離昏昧如汸者亦得以預聞纂修自詭豈非其幸歟然則汸於先生之行獨

不能無所感者良有以也先生曰子姑遲之吾待子於番歙之間不遠矣

送國子正蘇君還金華山中序　宋濂

同郡蘇君平仲成均教胄子者五年近臣有薦其才於上者即日召見親擢為國史編摩之職平仲詣丞府辭曰禁林地望清切日侍天子左右備顧問區區幼有贖疾雖粗通文史誠不足以堪之敢辭丞相以聞上亦弗之强也而銓曹將别奏官之平仲念去親日久望天末

飛雲慨然有感於中復走白丞相許之戒行李且有日與平仲游者重惜其去咸發為聲詩而以首簡授予序平仲予素敬畏者將何言哉以論乎家世則三蘇之名聞於天下隆德重望至今與岷峨爭雄遺書流落四海日月赫而風霆噴璇玉綴而瑶球懸韶鈞鳴而律呂諧師表百世人無異辭奚藉予之言哉以論乎學術則嚅嚌鄉學之懿遡淵源於伊洛路軌轍於關閩義理精微析如蠶絲訓考是非判若黑白亦既心凝而身履之

矣又奚藉予之言哉以論乎辭章則體裁嚴比姿態橫逸如春陽被物或根或荄或卉或條或大或小或圓或匾各隨其物而暢之無有同者其視膠滯一體常守而不變者何如也是故大夫士公卿欲文詞者必曰我徵之蘇君也平仲之令聞勃然興煥然不可掩又奚藉予之言哉無已則有一焉古者國有國史下至閭巷之間亦有閭史皆據官守勿失紀善惡以勸戒其國史之法見乎書備乎春秋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

繫年殆猶山嶽之有定形不可易者太史遷別出新意輕變編年之舊創為十二紀以序帝王十表以貫歲月八書以述政事三十世家以録公侯七十列傳以志士庶歷代史官遵之而春秋之義類隠矣荀悅蕭頴士頗譏之而未能大有匡逮至司馬温國公光始取法於春秋采繫國家盛衰生民休戚之事起周威烈王訖于五代成一家言號曰資治通鑑劉恕直謂非遷之所可擬蓋公論云然五代之後而宋承之宋之後而元承之宋

有李燾雖嘗著為編年異同之論皆並存之蓋不敢當作者之任特廣記備言以俟删削元史辛新脩縱有遺漏十四朝之行事亦頼粲然可觀有能蒐纂以續司馬之書者將不在今日乎平仲學術之富如此而辭章之美又如此其東還也晨昏定省之餘集諸俊英繙閱新舊所藏獨操筆削而成百代不刋之典將不在平仲乎平仲之家少公以馬遷淺近不學踈畧輕信上觀詩書下考春秋及秦漢雜記成古史一書至今傳之平仲因

其家世之懿肆其鑒裁之公使人稱之曰蘇氏一門世
濟其美將不在吾平仲乎予也不敏以荒唐之學雜凡
庸之識嘗思有所著作玩時愒日莫能就緒今年已邁
矣雙鬢皤矣形骸弗强而精神寖衰矣徒恃寸管為無
用空文以應四方之求日不暇給茍不於平仲是望果
誰望乎平仲將行率六館之士祖餞於龍江之上睇晴
雲之孤飛覩白日之易流酌巨觥而屬平仲曰歲不我
與睽離之言不足以汙平仲予之所深望者不朽之盛

事鑑世之元龜也平仲幸聽之願舉此觴為壽平仲曰敢不惟吾子之命一飲輒盡於是抗手而别

送徐大年還淳安序　　宋濂

觀人之法當察諸心不可泥其迹仕不仕有弗暇論者其心在朝廷雖居韋布操觚染翰足以鋪張鴻偉上神至化脫或志不在斯雖綰銅章佩黒綬朝受諜訴暮閲獄案政績藐然無稱古昔君子盖獨竊慎之余於徐君大年之歸不能無所感大年生淳安萬山中載籍兼該

而辭藻豐縟有聲於浙河東西當皇上龍興招延儒雅
大年懽然被山人服趨輦轂之下同脩前代史史成會
有詔集諸儒議禮大年復與其事廷議將命官大年以
宿疾辭去年秋中書奉旨纂脩日歷朝紳各薦所知余
以大年知本末義例可以觀會通而無首尾衡決之患
疏其名以聞使使者持書下郡國大年即懽然應命詣
闕入館之後俛首採刺惟恐一事有遺記注者闕畧悉
補足為完文日歷成廷議又將錫之官大年固辭如初

嗚呼使大年初受命為一縣令長不過簿書期會爾招
徠撫綏爾又其大者教化行百里爾一旦白身召入史
館大書特書使聖天子宏謨駿烈烜赫萬古與天無極
此其功與試宰者孰重孰輕雖不仕猶仕也藉令自兹
終老山林可謂無負於國亦可謂無負於學世之好議
論者見其辭禄而歸摇唇鼓喙詡詡相夸奬不曰潔身
而自高則曰獨善以固窮夫士遭不願治之世披腹呈
琅玕無有舉目睨之者故不得已引退今當堯舜在上

夔龍滿朝之日以此疑大年者謂之誣士不學則已學則必期世用有如大賈行廢舉術寶貨填溢市區乃振鐸號諸人曰我不售我不售萬萬無此理以此窺大年者謂之矯矯與誣要皆非真知其心者雖然在昔宋盛時布衣入史館者僅六七人皆兩制八座所薦引其任甚不輕大年雖不受禄寵靈所被溥博汪洋有加往昔大年將何以自效且春秋猶未高沈疴容有却藥之時行當扶策造朝門盡展所蘊以驚動世俗使向之疑且

窺者瞠目不敢吐一辭則出處兩無憾不然長往山林而弗思返日與猿鶴為友餐霞雲而漱泉石高固高矣如不仕無義何洪武七年春正月一日宋濂引

送甘肅衛經歷張敏行之官序　宋濂

長安張敏行至正癸夘進士也入國朝以来部使者薦起之擢為翰林典籍時四庫之書多蔵之文華堂堂在禁中舊為諸俊秀肄業之所抵奉天門不百武車駕嘗臨之敏行早趨朝已即危坐堂中中使或傳宣索書即

啟鑰以上如是者二年雖得時近日月之光然未暇詔
其氏名一日上御東房遥見敏行委蛇入堂召而前問
勞備至且曰爾能詩乎對曰臣雖不能顧學焉乃命之
題敏行研墨濡毫跪寫以進上覽畢悅曰詩甚佳壯㢧
如爾者鐵中之錚錚也由是日承顧問見其性秉忠慤
可以任事特命為甘肅衛經歷賜内府白金五十兩錢
一萬二千文以寵其行凡所與遊皆為賦詩予時侍講
禁林送至都門外執爵立而言曰甘肅在漢為酒泉為

張掖等郡初因張騫言建置城府稍發徙民充實之隔絶西域而斷匈奴右臂當時匈奴悍彊西域未盡服故其策不得不爾也今皇明在御天威所至如雷如霆西域稱臣者接踵道路而元君遺脣奔竄沙漠粗存喘息惴惴自保孰敢持一矢東向非漢時比也聖天子特念生靈久罹兵燹不得以自寧設衛置屯一以備不虞一以招懐創殘之民其責亦甚重也敏行亦知其所以重於斯行也當導宣上德曰吾皇一視同仁罔間南朔夙

夜惟爾民之憂恐爾寒也使来授爾裘恐爾餧也俾来
給爾食或無以耕予爾牛或無以獵賚爾馬若弓爾其
寧哉氓縱曰愚離水火而升衽席云胡不樂將見荷旃
被毳者于于而至矣經歷幕府之長無所不當問敏行
宜以此報上毋若翰林時危坐咏詩而自逸也他日贊
畫成功乗赭白馬周流弔古曰此霍去病擊匈奴處也
此公孫賀敗虜兵遺蹟也把馬潼滿壺白眼望天而飲
醉後耳熱發為聲詩以洩生平磊落之氣斯亦奇男子

之事敏行以為如何敏行喜曰先生之言至矣是為序

送許時用還越中序　宋濂

婺與越為鄰壤越屬縣曰嵊有許氏居之世以詩禮相傳為名門而時用則又其最秀者也濂家婺之金華距嵊為不遠在弱齡時即與時用相聞方以文墨自漸摩無風雨無晝夜危坐一室不暇見曁同藝浙闈旅進旅退於千百人中無有為之先容者又不能見自時厥後時用以禮經擢上第為諸曁州判官金華抵諸曁比嵊為

尤逦將騎驢走鈴下而謁焉時用又入行御史臺治百司其地清嚴雖時用亦不宜與人接又不敢見曽未幾何金華陷於兵士大夫螻蟻走惟流子里為樂土亟挈妻孥避焉流子里隷諸曁地在嵊之東南僅數舍即至瀟時苦心多畏而土著民往往凌虐流寓者白日未晝墜輒翳行林坳鈔其囊槖物甚者或至殺人又不可見及至兵戈稍息予還金華日采藥以自娛間念及時用即欲約二三子往候之以解夙昔之思去年冬間時用

被弓旌招使者趣迫上道急於星火又不及見濂竊自念時用英俊士此行何所不至鸞臺鳳閣將以次而升何日能賦歸縱時用欲歸上之人未必聽也濂雖少時用一歲則已皤然成翁度何由至南京既不能至又安能與時用一抵掌笑談耶慨然遐思者久之會朝廷纂修元史宰臣奉特旨起濂為總裁官使者亦見迫如前逮濂將戒行李時用至武林始旬日耳濂又自念史事甚重當有鴻博之士任其責者濂豈敢與聞藉是以往

或得一見時用亦豈非至幸歟濂来南京寓於護龍河上方求時用館舍之所在忽有偉丈夫来見者問其姓名亟曰我許時用也子豈非景濂乎濂驚喜不及答亟延入坐備陳五欲見而弗能之故時用知濂嚮往之久亦相與傾倒凡風晨月夕無不相往来一旦忽悽然墮淚曰余先朝進士也春秋又高矣不足以辱明時使者不我知委幣而迫之来我不敢違今已陳情於丞相府矣丞相儻言之上遂得歸田焉不翅足矣他日又来言

曰聖天子寛仁今用丞相言如所請矣已具舟大江之濵吾子過我厚幸一言以為别嗚呼婺與越其壤相接邇其見甚易也乃積四十年而莫之遂厥後始見於千里之外遠或三四春秋近或及期相與論學以盡夫情可也未及兩月而即去既去矣或買一小艇相隨五六百里間采江花之幽靚殷勤道别亦云可也脩史事殷足不敢踰都門悵然而别既别矣一二年間或再聚首如今日焉猶可也然向者已如此自今而後其可以必

期而取之耶人事之參差不齊何可復道尚奚言為時用之别耶雖然時用之歸也其有繫於名節甚大時用采戢山之戢食鑑湖之水日與學子談經以為樂者果誰之賜歟誠由遭逢有道之朝故得以上霑滂沛之恩而適夫出處之宜也夫道宣上徳以昭布於四方者史臣之事因不辭而為之書區區聚散之故一已之私爾則又當在所不計也

送鄧貫道還雲陽序　宋濂

周官之制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賔興之所謂三物若六德六行六藝是也六行之中而婣居其一焉釋者曰婣者親於外親也夫人之生也內則諸族外則諸親歡然有恩以相愛粲然有文以相接盖一出於彛倫之正故賔興之際特於此察其行焉嗟夫世遠俗紛古之道不明久矣今於雲陽鄧貫道氏見之貫道本儒家富而好禮御史大夫陳公之女兄實歸焉當家居時公與貫道無日不相親或講論道德性命之奥或品量古今人物之

盛以至雲亭月榭酣觴賦詩以寫沖和之情其樂殆懽如也及元季兵興所在繹騷貫道避地巖谷間深蟄而不出公間關走江表擇真主以為依歸自赴於風雲之會名譽起而勲業日盛貫道之與公不相見者一十有二年矣洪武七年冬貫道思公之切歷湖湘泛大江直抵南京欲與公胥會公聞貫道之至亦喜不自勝出迎於龍關相與序兵火離合問故舊存歿悲喜交集舉酒酧地各私相欣慶自是共周旋者且一月貫道以離家

之久翻然動歸興有不可遏者予因謂之曰夫自辛卯以来龍虎雄争塵霾翳昏父子乎東西戚姻乎南北其離別之思蓋有不忍言者今也六合清明車同軌而書同文水陸數萬里山行水宿無一髮蜂蠆之虞有親娟在遐方者不行則已行則刻日可至貫道亦知所以然之故乎誠由帝德廣被如天之覆如地之載蕩蕩乎難名乃克致有是也頗聞貫道富學問能辭章何以不稍攄所藴以裨治化乎貫道則曰吾老矣不能用也雖然

雲陽有紫微山七十一峯森列如畫秀氣甚磅礴自漢以来為封侯之邦唐雖有肥遯之士而無大顯融者至陳公始以正大廉平之學出佐明時而足以當山川之勝貫道之歸也宜以公之事歷言於巖穴抱道之士且告之曰聖天子在上可以出而仕矣予敬愛貫道篤親姻之義故舉周官六行之一序以贈之詩自侍講學士樂公而下凡十八人分題為九詠古今詩各賦其一云

送東陽馬生序　宋濂

余幼時即嗜學家貧無從致書以觀每假借於藏書之家手自筆録計日以還天大寒硯水堅手指不可屈伸弗之怠録畢走送之不敢稍逾約以是人多以書假予予因得徧觀羣書既加冠益慕聖賢之道又患無碩師名人與游嘗趨百里外從鄉之先達執經叩問先達德隆望尊門人弟子填其室未嘗稍降辭色予立侍左右援疑質理俯身傾耳以請或遇其叱咄色愈恭禮愈至不敢出一言以復俟其欣悅則又請焉故予雖愚卒獲

有所聞予之從師也負篋曳屣行深山巨谷中窮冬烈風大雪深數尺足膚皸裂而不知至舍四支殭勁不能動媵人持湯沃灌以衾覆久之乃和寓逆旅主人日再食無鮮肥滋味之享同舍生皆被綺繡戴朱纓寶飾之帽腰白玉之環左佩刀右備容臭燁然若神人予則緼袍敝衣處其間畧無慕艷意以中有足樂者不知口體之奉不若人也盖予之勤且艱若此今雖耄老未有所成猶幸預君子之列而承天子之寵光綴公卿之後日

侍坐備顧問四海亦謬稱其氏名況才之過於予者乎今諸生學於太學縣官日有廪稍之供父母歲有裘葛之遺無凍餒之患矣坐大廈之下而誦詩書無奔走之勞矣有司業博士為之師未有問而不告求而不得者也凡所宜有之書皆集於此不必若予之手録假諸人而後見也其業有不精德有不成者非天資之卑則心不若予之專耳豈他人之過哉東陽馬生君則在太學已二年流輩甚稱其賢予朝京師生以鄉人子來謁予譔

長書以為贄辭甚暢達與之論辨言和而色夷自謂少時用心於學甚勞是可謂善學者矣其將歸見其親也予故道為學之難以告之謂予勉鄉人以學者予之志也詆我夸際遇之盛而驕鄉人者豈知予者哉

送陳庭學序　宋濂

西南山川惟川蜀最奇然去中州萬里陸有劒閣棧道之險水有瞿唐灎澦之虞跨馬行篁竹間山高者累旬日不見其巔際臨上而俯視絶壑萬仞杳莫測其所窮

肝膽為之掉栗水行則江石悍利波惡渦詭舟一失尺寸輒糜碎土沈下飽魚鱉其難至如此故非仕有力者不可以遊非材有文者縱遊無所得非壯彊者多老死於其地嗜奇之士恨焉天台陳君庭學能為詩由中書左司掾屢從大將北征有勞擢四川郡指揮司照磨由水道至成都成都川蜀之要地揚子雲司馬相如諸葛武侯之所居英雄俊傑戰攻駐守之跡詩人文士遊眺飲射賦咏歌呼之所庭學無不歷覽既覽必發為詩以紀

其景物時世之變於是其詩益工越三年以例自免歸
會予於京師其氣愈充其語愈壯其志意愈高蓋得於
山水之助者侈矣予甚自愧方予少時嘗有志於出遊
天下顧以學未成而不暇及年壯可出而四方兵起無
所投足逮今聖主興而宇内定極海之際合為一家而
予齒已加耄矣欲如庭學之遊尚可得乎然吾聞古之
賢士若顏回原憲皆坐守陋室蓬蒿沒戶而志意常充
然有囊括於天地者此其故何也得毋有出於山林之

外者乎庭學其試歸而求焉茍有所得則以告予予將不一愧而已也

明文海卷二百八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海卷二百八十六

餘姚黄宗羲編

序七十七

送序

送陳仲經赴京師序　胡翰

括蒼陳仲經將為京師之行其姻友韓進之為之請贈言予問仲經何如人也曰醫者也子知其醫乎曰否昔河東張仲舉嘗稱其術本東垣李氏又善鍼法則其人

固善醫也予於鍼砭不暇論嘗聞李氏之學視人之疾瘠根於中氣不足善治體以脾胃為主其用謹於内外有餘不足之際窮其潰瀉升洗之理隨證加損而為之方其意較可見矣故世多尚之嘗有中風不仁者醫視之投以人參數觔而愈有痢者蠱者醫視之取白朮當歸佐以他劑投之以木香傷中氣人所用者輒去之痢者服之三月不愈又以蠱者之證為不足投某劑亦不愈毋氏始病熱不汗頭若脅皆痛甚七日而氣懣醫視

之或曰此傷寒也或曰非也病且革醫猶恬而視之耳比予至京師京師之醫十倍而甚於此者有之然不皆主李氏嗚呼明之患世人以元氣不足為外傷淫邪而反瀉心肺是重絕其表也安知為明之之學者槩以寒邪積滯為元氣不足視之間有中者則其術神矣不幸往往而死寧不為之寒心乎若是者盖有由矣昔扁鵲之言曰凡外傷有餘之證必見於左手左主表故人迎脉緩而大倍於氣口或再倍或三倍內傷不足之證必

見於右右主裏故氣口脉大倍於人迎傷重者在少陰則再倍太陰則三倍是豈不明甚矣今世學之者得其書之所言而不得其所不言其於脉固有不能盡明者矣苟不能明何怪其誤也唐許肖宗不欲著書以為脉之候幽而難明吾意之所解口莫能宣也由今視之肖宗之言豈不信乎世皆知鍼砭刺人一撥見病之應捷於飛矢以故不敢輕用就令用藥皆以鍼砭視之豈不庶幾乎予未識仲經而輒以是告者重進之之請也告

之以予所見者欲其慎之也仲經誠審於脉而又慎之則善學李氏者矣方張君在翰林推善推轂士仲經往矣吾見戸外屨滿矣

送呉思道歸金陵序　胡翰

東南都會稱金陵為最始予至其地從先生長老考德問道則知李公晉仲之賢次則陳子恭許可進羣輩崛起則邦之彦也子恭每偕朋輩山行臨大江四顧徘徊由翠微之巔下憇清凉寺拈花揮麈談笑為樂懐玉鄭

復初先生賦詩薩天錫暨諸生皆和之盖亦一時之高
風逸韻予再至求其人則往往隨牒四方存者無幾矣
又其後予至焉則山川改觀求其人之存者莫不化為
異物矣及来信安之地亦予故所游者其民物罹兵燹
避之他郡凋瘵滋甚顧凡朋類多賓客游士爰有吳思
道者晉仲之鄉人也與可進為同行予往時雖不及識
之而翺翔諸公間固久為予言其事歷歷如在眉睫予
思晉仲不可復作見其鄉人於世異事殊之後豈不猶

幸也耶思道甚直而不求異於人甚能而不求售於俗志慕古雅尤善畫好鼓瑟居庠序之職阨於單窶郡邑鮮克知之其知者又力不足振焉於是揖予而別因述夫盛衰之故離合之情而釋之曰天地之化終則有始知恒而不知變則浚恒也知變而不知恒則振恒也浚則困振則凶不知天者也故鳳凰乘乎風聖人乘乎時天將啟之則聖人作矣賢人君子出矣子歸而視夫黄旗紫蓋之氣則知予言為可徵矣幸毋効白面書生蟬

食經傳槁死而無聞也子其行哉

送胡先生序　王禕

尚論吾婺學術之懿宋南渡以還東萊呂成公龍川陳文毅公說齋大著唐公同時並興呂公以聖賢之學自任上繼道統之重唐公之學蓋深究帝王經世之大誼而陳公復明乎皇帝王霸之畧而有志於事功者也即其所自立者觀之雖不能苟同然其為道皆著於文也其文皆所以載道也文義道學曷有異乎哉有元以來

仁山金文安公以其傳於北山何文定公魯齋王文憲公者傳之白雲許文懿公實以道學名其家而司丞永康胡公待制蒲陽柳公待講烏傷黃公以及禮部蘭溪吳公翰林東陽張公則以文章家知名雖若門戶異趨而本其立言之要道皆著於文文皆載乎道固未始有不同焉者淵乎粹哉皆可謂聖賢之為學者矣以故八十年間踵武相望悉為世大儒海內咸所宗師夫何後生晚進顧乃因其所不同而疑其所為同言道學者以窮

研訓詁為極致言文章者以脩飭辭語為能事各立標榜互相排詆而不究夫統宗會元之歸於是諸公之志日微而學術之弊遂有不可勝言者矣故褘與仲申胡先生每論及此未嘗不太息焉盖慨夫鄉學之淵源不可不勉於繼承也嗟乎先生其可謂能繼承者乎先生資賦卓絶自許公柳公而下皆及師友之博考精思封殖深固其言明潔雋健善自馳騁用以雄文奥學著聞東省然素無仕進意今宰臣雅重其才名遣使聘之而

重煩以政乃授三衢郡文學禕竊告之曰師道之不立久矣況比年以來海寓多故惟干戈是尋而禮樂爼豆之事廢不復講然碩果不食君子無終窮之道主教一郡雖其職非顯融而斯道之作興係焉昔文昭公之教授湖學也分經義治事諸科以教弟子凡出其門者皆為成材東都言師道者莫於斯為盛文昭於先生為遠祖其所以教湖學者先生於衢將不以為已任乎嗟乎繼鄉學之懿而任師道之重吾之望於先生於是為至

先生其以為然否乎

送汪尚志東遊詩序　趙撝謙

登太山者陵阜丘垤不足以稱其幽隱起伏觀東海者淵渚溪沼不足以方其深潛變怪是以豪放不羈之士往往鄙巷天下而溝渠江河遇知則握手放歌而極歡於雲霞峯島之間不遇則林棲野處而奮歌悲嘯豈若齪齪者懐土於邑里閭哉友人汪君尚志少敏於學博該經史尤善謳吟五七言長短詩嘗道金陵探西北名

山大地矣既而不諧於俗遂竄伏於四明林谷中猶以為東海之量我未遂契欲航舟往泛以擴其志而發其憤懣結積者焉壬戌之春過余山中居而以東遊告出其交友送行詩章若干首曰子亦有贈我者乎余遂問之曰子往東海其將如太公之儔而與時消息乎且將如安期羨門之屬而樂居蓬莱方丈乎抑將以覿日出聽風生觀波濤浩汗蛟鼉出沒龍鯨變化星蟾映印神歌鬼笑發為文章之踴躍奇壯者歟君曰我姑行我亦

未知我所得所適何如耳請書若言遂書以為送東遊詩序

送趙中孚詩卷後序　趙撝謙

凡古聖賢名士英傑俊良之輩聞於天下後世者皆志之所志者也故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孟子曰尚志孔孟而上三代盛時斯道大明著於六經而卓卓然固不待言矣考孔孟而下如荀況司馬遷揚雄班固陳壽韓愈柳宗元歐陽脩蘇軾之志於文韓信衛青班超

鄧禹諸葛武侯李勣郭子儀張浚之志於武董仲舒管寧陶淵明司馬光周程邵朱之志於道龔遂黄霸房杜韓富之志於平治蘇武楊彪王導顔真卿文天祥之志於忠江革茅容王祥朱壽昌之志於孝枚乘曹植王粲謝靈運杜甫李白之志於詩程邈王次仲史游蔡邕鍾繇王逸少歐虞褚李之志於書皆極其至而沈潛篤樂者故其名華於後歷千萬代而不漫也下而至於卜筮醫數伎術奕射之流雖不能若聖賢英俊之久遠顯赫

而其所存亦異於庸衆人禽獸草木之隨滅者由其心之所在造其閫奥咀其膏髓而不以勞苦為辭者也宋人趙中孚有志士也其卒業於太庠也虀鹽苦淡而不易事其親也勤勞色養而不怠困苦頓弊志於道於孝於詩文者固已足徵今因薦者而登天朝則於忠於平治之道必能更加其志其不失望於所交歟於其行凡在等輩皆賦詩為規或頌既序之矣予復道其志之大者於末簡盖亦以其已然者為中孚頌復期其未然者

為中孚規欲中孚之必至於古聖賢名士英雄俊良而
後已也中孚其勿以予言為瀆乎

送易生序　陶安

國朝重惜名爵而銓選優視中州人刀筆致身入拜宰
相出自科第往往登崇臺參大政才學隱居輒徵聘授
官下至一技一能牽援推薦取緋紫不難中州人遂布
滿中外榮耀於時惟南人見阨於銓選省部樞宥風紀
顯要之職悉置而不用仕者蓋寥寥焉山林草澤之士

甘心晦遯窮理高尚終老文學故近年四書五經論釋益粹纂附益精其書遍天下聖賢之道如日月麗天江河行地輝光潤澤無所不至使朱子理學之緒益盛以昌其淵源有自来也哉以是觀於今之世南士志於名爵者率往求乎北北士志於文學者率来求乎南求名爵有命得不得未可期也求文學委心窮理必期於得也南陽易生彦忠氣質樸厚生長北方年既冠矣游姑孰從予究義理為詞章頎然羣衆中朝夕往来專勤誠

確令告別北歸贈詩成軸請予序其端予謂生之南來志於文學者也夫學無先於窮理理萃於四書五經體之於心驗之於身踐以强毅之力居以弘裕之量使行成於內文著於外况以北產則名爵可翹足得矣嗚呼文學難而名爵易宜申告於中州之人也

送胡先生還金華序 蘇伯衡

前年秋伯衡以非材忝教成均會許先生為大司成相與甚親且樂也未數月而張君孟兼亦來為學録吾三

人者婺人也人已愛慕婺多士友矣及詔書招延儒臣纂修元史而宋先生以前起居注來胡先生以前郡博士繼來王先生以漳州通守又繼來相見益親且樂三人者亦婺人也人皆謂婺信多士友而伯衡與諸先生亦自慶夫會合之盛焉夫士君子出而宦遊其所至之處一旦遇夫同郡邑井里之人為樂固無以加也而況於其所遇者有親戚之好有同門之雅又皆以文事為職業議論沾濡翰墨輝映有相觀相長之道其樂何可

量哉許先生歸且踰年今史書告成胡先生復引年同辭而歸則於伯衡私心如之何其不歉然也雖然尚論東南文獻之邦未有先於吾婺者也其人材之衆學術之懿盖自昔年矣奈何比年迫於公私之多故非其父兄之甚賢教有所不暇非其子弟有超卓之才傑特之見不終學者亦多矣他日求士於婺萬一如求釜錡錢鎛刀斧於鐵爐步則豈不大可愧乎伯衡竊懼焉幸而教於鄉閭若古之所謂父師少師者有許先生乃今胡

先生又歸推夙傳於先生者以淑之二三子薫蒸而成就夫何難焉則人材秀出足為邦家之光猶及見之其樂又可量哉此伯衡於先生之歸始則歎然而更以喜也昔仲尼念吾黨小子之狂簡於是乎歸而裁之令二先生固不敢自同仲尼然二先生學仲尼者也仲尼之於魯二先生之於婺其為父母之邦同也而婺亦伯衡父母邦也則以仲尼之所以造魯諸生者而造婺之諸生不惟二先生是望而望之誰哉先生歸會許先生於

四賢精舍幸為伯衡謝焉

送徐先生歸嚴陵序　高啓

嚴陵徐先生大年嘗被召至京師與脩元史書成上進詔擇纂脩之士官之先生以老乞還甚力會春官議脩五禮為一代之典乃復奏留之未幾其書又成先生固申前請大臣知其志不欲强煩以事乃命有司具禮傳送以歸其鄉都之大夫士相與祖餞幙府門外有言者曰先生之學宜備顧問先生之文宜掌綸綍先生之經

術操履宜在成均為學者師今皆不可得顧令以布衣
老於家歸雖先生之志然豈不為司人物之柄者惜哉
予進而解之曰皇上始踐大寶首下詔徵賢又責郡國
以歲計貢士欲與共圖治平甚盛舉也故待賈山澤者
羣然造庭如水赴海而隱者之廬殆空矣朝廷待以庶
秩猶梓人用材鉅細畢取豈獨於先生有遺哉盖先王
之為政莫先於順人情亦莫先於厚民俗力有所不任
者不迫之使必為義有所可許者必與之使自遂所以

人之出處皆得而廉恥之風作矣今先生以齒髮非壯
㱕載馳之勞戀考槃之樂抗辭引歸上之人不違其請
者蓋將縱之山林使其鳥飛魚泳於至化之中以明吾
天子之仁又將以風厲海内使皆崇退讓而息躁競也
順人情而厚民俗實在於是故寧失一士之用而不惜
以其所得者大也不然先生豈苟去之徒而大臣豈棄
材之士哉況先生之歸也必能著書立言以淑諸人詠
歌賦詩以揚聖澤則又非潔身獨往而無所補者也尚

何疑哉吾又聞漢祖中興嚴光不屈後世莫不髙之今先生之鄉即光之鄉也嘗遊其耕釣之處山髙水長想瞻遺風必有邈契乎千載之上者矣今之歸其無負於夙昔之志哉若予遭逢明時不能裨益萬一懐恩苟禄而不去於先生蓋有愧焉矣於是言者是之請書貽先生以識别

送張履順復入胄監序　烏斯道

漢元始中為太學博士舍即太學列槐為市命諸生各

持郡所出物相貿易揖遜議論予謂古者天子之養士也教之以六樂厥後教之以六學不専以此而以貿易者何哉予曲求其意不可得謬度其故曰漢未嘗廢六學特以諸生比於物歟郡之物皆有用之物猶諸生皆有用之才也郡各有其物猶四方各有其才郡之物皆萃於大學猶四方之才皆萃於大學也物有髙下有長短猶才之有髙下有長短也以吾之短而下者易彼之長而髙者則天下之物皆備於我凡通詩者不通於書

通書者不通於易通易者不通於春秋禮樂以吾之通易彼之通則六學皆備於吾猶以吾物之短而下易彼之長而高者較然矣諸生果能從事於此則才有不備者乎才備則德備德備則達之於文章施之於事業建功於天朝不難矣太學習易之意豈如此歟定海縣庠諸生張履順氏專詩經以才俊升胄監肄業有日矣以丁内艱歸而讀禮今以終制復入胄監將行其同門之友相率為歌詩以餞請予序諸首予覩今之朝廷取士

雖百方獨視胄監為至重亦以儒者席上之珍也珍者何若金璧翠羽象犀珠貝則貴重為世所稱當何如哉履順實貴重之物非郡所有之常物比也兹之往也益自實必無負於朝廷之望斯可耳履順喪服無違禮此孝子常道予不具述止以太學貿易事比而告之庶幾味於予之言哉

送鄭千之序 貝瓊

四明鄭千之之往中州也國子諸生與之遊者載酒祖

於江之滸行二日抵書貝瓊曰真幸與門生之列令典教百里邑且居國都之内可無一言贈真邪乃復曰盍亦觀於水乎海門之濤一晝夜凡再以驗天地之大信者子既得以見之矣道出姑蘇又見震澤之蓄矣既而絶江泝淮即魚龍之蟠互鳧雁之飛集而其深且廣者可見彼溪澗溝澮之小朝盈夕涸不可以投芥者奚足覩哉然猶未也水之有本而最巨者莫過於河蓋自崑崘至積石自積石至龍門從天而落徑山硤間千數百

里而巨石之所盤束梗於前而薄於後不得紆餘漫行而行也故其暴怒喧豗非江淮衆流可敵及其山窮岸濶豁然奔放繞華陰歷砥柱下孟津道洛汭注大伾達洚水北折而南南折而東一日千里曳然至大陸而趨於海矣惟其勢之悍也遏之而愈起聲之洪也撓之而益震涌若雲翻怒若雷奔觸者無不崩而當者無不敗此河之奇觀見於龍門之阻非龍門亦無以見河之浩浩湯湯也使無其本而朝盈夕涸求其漭而為文盪而

為聲烏可得哉士之厄而通者亦然聖人弗論也若唐之韓退之柳子厚李太白杜少陵宋之歐陽永叔蘇子瞻所謂天下之士亦皆起於困踣顛頓則揭陽柳州夜郎夔子夷陵儋耳其猶河之龍門歟六子至是道益彰文益奇譽益崇又孰得而抗之也由其所蓄類於河之有本而最巨者矣故嘗謂物之去於尋常者不抑則不振不塞則不昌今日之屈後日之伸今日之伸後日之屈此理之必然不可誣也君子於是察之而反諸身焉

干之試藝有司遂冠四十人之選其上春官也咸謂必顯於時而位不稱其才能無戚戚於中耶殊不知進之之機實在於是此天所以成其大者使動其心志充其所未至非止於弟子師已尚益勵無怠予雖老當拭目俟之

送稽古劉先生還鄉序　朱善

江西士之好古者莫盛於廬陵廬陵士之好古者莫盛於劉君劉君授徒南昌弟子從之遊者皆稱曰稽古先

生劉君從而受之亦自稱曰稽古焉洪武丙辰冬十有一月君束書將歸廬陵來告别且曰人之以稽古稱我者未足為稽古也吾子以稽古許我斯誠稽古矣予曰吾所謂稽古有三說焉不知子將稽古人之心乎稽古人之迹乎抑稽古人之文乎如稽古人之心則堯舜禹之精一執中湯武之建中建極孔門之一貫忠恕果能端居端念而彼此意會焉則古人之心法在是矣如稽古人之迹則堯之平陽舜之箕山商之會稽湯之景亳

文武之豈鎬下及齊晉之會盟燕趙之攻圍楚漢之戰爭鄒魯諸儒之講習必將如太史公之周覽遐觀而後聖賢揖遜之雍容征伐之奮揚巡狩會朝之嚴肅英雄豪傑之喑啞叱咤嘻笑慢罵皆必有故老遺黎能道之者然而先生老矣予懼其不能徧歷也如稽古人之文則四聖之易四代之書齊魯韓毛之詩高堂大小戴之禮公穀賈董之春秋下逮莊騷子史靡不搜羅可謂閎且肆矣若乃倉頡之鳥跡岐陽之石鼓孔壁之科斗湯

之盤周之㫏龔伯之敦衛孔悝之鼎及岱山鄒嶧峋嶁浯谿之石刻凡漢魏以来之桓碑彛器古文篆籀分隸諸家之字畫幽而窮崖絶谷之隱淪外而僻壤遐陬之遺逸皆古今之奇寳華夏之偉觀然非如歐陽子心誠好之力又足以致之則亦未能遽集也吾子其將何稽劉君於是慨然曰求諸外者遠而難求諸内者近而易吾請從其易者書曰稽古人之德又曰稽謀在天在天之理即在人之德也稽諸古而於德有所徵稽諸天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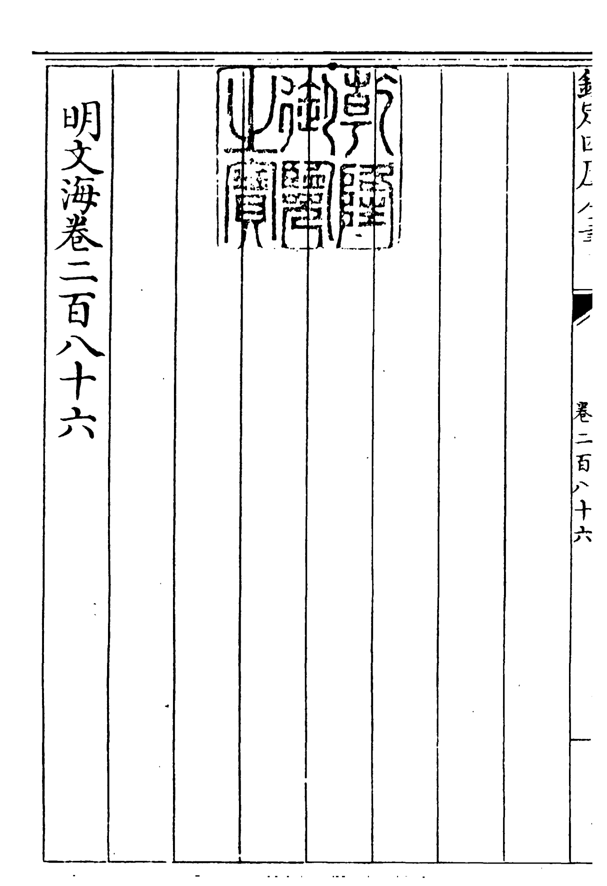
於理無所咈庶幾其可以俯仰上下而無愧乎予曰斯言得之矣於劉君之行也謹述斯語以為贈

送趙永明之金華序 王琦

有志於遠大之學者非苟以文辭自衒而已盖文所以載道外於道而有工於文無有也世之言曰文者言之精言不精不足以成文故日罷於誦夜費於思鋪縷連疊緣飾繪繡以為工且至然卒不過如遊說之浮辭俳優戲談且老生傳之以欺後輩後輩得之以侮同列於

道無與也道者所以扶綱常而紹典則今也學於師則曰彼雖善於是而謬於此彼長於此而短於是吾亦聊從而師之講於友則曰彼雖長於我而才不及彼後於吾學而智不逮吾亦聊從而友之於道無取也嗚呼求言之精而無與於道求學之專而道無取焉使蔓辭日興繆說日廣詆訾辯議訕謗排擊則文安得不為學者累哉予舊學於金華潛溪宋公聞緒論之末未嘗不以此為深戒黄巖趙永明弱冠為文逈出倫輩而予未之

友今年秋至郡城友人林公輔出永明文數首皆烜爛敷腴闓闔肆縱比物引類悉有可稱且將從潛溪公而取正其殆有志乎遠大之學者文固不足為永明之累也文中子曰文乎文乎苟作云乎哉必也貫乎道學乎學乎博誦云乎哉必也濟乎義予誦斯言也久於永明之行不敢不以告永明異日造予必如公所以教永明者亦當不外乎文中子之意也



明文海卷二百八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明文海卷二百八十七至九十

詳校官編修臣潘庭筠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王家賓

謄録監生臣陸肇修

謄録監生臣楊景猷

明文海卷二百七十七

餘姚黄宗羲編

序七十八

送序

送王修徳序　郭濬

樂於樂之日不知樂之為樂而悲於悲之日亦不知悲之為悲惟既悲而樂既樂而悲然後知悲樂之真也吾於朋友離合之際得之矣曩而鄉里以氣義相傾許者

僅十數人兄事者四人葉居升許自修葉士期黄遠廸也弟畜者五人盧希魯李季行張懐佐趙東彛也肩視者則王君進德張君原望楊君文遇楊君汝嚭及吾德為五人也方十數人晤叙之頃剖析聖賢義理精微之藴古今成敗得失禍福之原人物賢否出處是非邪正之辨以至於鬼神之幽禮樂之著莫不更相切磋以求至當暇則觴酒賦詩於清風朗月之下談笑達旦浩歌發金石激烈動雲漢直以天地為蘧廬萬物為芻狗

古人為不足為功名為不難致其為樂也蓋亦云至矣一旦星離而散南北存亡或遅棲於窮閻寂寞之濵或沒溺於車塵馬足之下使膠漆之盟飈逝電滅則其悲也亦豈淺哉然久合者以樂為常久離者以悲為素故皆不知悲之為悲樂之為樂也今予羇孤旅邸而與修德有適然之會倒囊沽酒刻燭夜分氣酣耳熱嗚嗚而歌襟抱肺肝無少凝滞予之懽暢鼓舞方自謂龍門躍化之思未足以喻其適而離悲又復繼之執手長路相

顧泣數行下人情至此謂非悲樂之真可乎修德歸諸友必相勞苦顧以予言訊之其嘗與予相懽於既悲之餘相離於既樂之後者必以予言為然矣

送卓景高序 王叔英

吾友卓景高以行業修著有譽於人久矣今年夏嘉興之海鹽縣學以浙江參議公之命遣二生走數百里致幣於景高之廬請訓經於其學弟子戒行有日矣予與景高交最深乃贈之以言曰韓子有云弟子未必不如

師師不必賢於弟子世俗淺儒不知是道苟居師位輒不自下務以博聞多識篤服其徒然而聞未必博也識未必多也故於傳授答問之間往往蔽其所短而見其所長隱其不知而罔為已知内以欺於心外以欺於人其為害也甚矣余昔與吾友同學於仙居張先生又同侍黄巖陳先生二先生皆吾鄉名師宿儒張先生者强記多聞諸經兼治然其為文常以示其徒習文者使言是非言之而是未嘗不從是不蔽其所短也陳先生者

雖聞記有限然專精於尚書弟子請問有所不知未甞强詞以對不曰忘之則曰我未之稽是不隱其不知也故當時門人輕劣無知者或議其短而敦厚有識者咸服其賢余數年來亦僭為師甞念二先生所為故未甞敢有欺於其徒嗟乎彼欺其徒者夫豈其所好哉盖亦有所恥而然也殊不知天下古今之事變無窮雖賢聖不能盡知况學者乎傳曰知之則曰知之不知則曰不知是知之之道也亦何恥哉孔子以大聖之才為七十

子之師且以助我望於顏子以能起予稱於子夏由是言之為師者豈盡賢於弟子乎景高以敦實厚重之資通潔盡精微之學其教人之術固恢恢乎有餘者又豈待於余言哉

送陳克彬歸臨江序　王叔英

余自兒童時則聞江西多博學高才之士衣冠文物之盛甲於天下然其民性率多輕悍忌黠為俗喜爭而善訟故最為難治而南昌贛吉為甚而臨江為尤甚觀其

謗語之傳於四方者可知矣是以天下之仕者莫不憚官於其地而其人之官於四方者亦莫不見憚於人至於旅寓於江湖道途之間者或遇其人亦莫不憚之而不敢驟與之交然余自弱冠以來往往見其人之來官於吾邦者或以廉稱或以能顯或以謹厚見推其愚劣不稱任者固鮮而其以非道御物者予不多見余固知江西之多才而疑人言不可以盡信矣今年余來金華之永康永康之令劉公某南昌人也丞謝公某吉安人

也二公皆以廉謹得民余至永康二公皆先以事去雖不及識其為人而聞諸邑人之言可以知其為君子固亦猶見之矣邑之稅使陳志善者臨江人也數過余邑庠其人温謹樂易與物無競而其子克彬適自臨江來省為人亦如其父而其才氣又自有出人者余於是益知江西之多才而益疑人言之不可以盡信矣豈其風俗與化移易而其人今非昔比也邪將余之所見皆適值其出於衣冠文物之冑者故有以拔乎其流俗邪是

固未可知也使其人皆如余所見固云美矣使其俗果如予所聞則居其鄉而為其民之秀者豈不宜思所以變之之道乎余聞古之以匹夫而化鄉人者信有之矣顧其身之所立何如爾今克彬之歸也其尚益修其身以余前所聞之俗為鄉人戒以去其惡以余後所見之人為鄉人勸以進於善自一鄉而及於一邑自一邑而及於一郡以及於一方使天下之仕者樂官於其地而其人之官於四方者亦見樂於人而旅寓於江湖道途

者亦莫不樂其人而願與之交如是則天下之人言江西者不特稱其學士大夫之賢矣豈不盛歟不然而或終使天下之人憚之如余所聞者固非四方君子之所願聞又豈不為彼方君子之所恥哉雖然予浙東人也浙之民俗視江西伯仲之間耳又安知天下不視之猶江西之人乎余之言蓋非徒以勉克彬也亦因以自勉焉

送章輝遠之永州序 王叔英

昔蘓子由稱太史公行天下周覽四海名山大川與燕趙間豪傑交遊故其文踈宕頗有竒氣人或病之以為世之行天下者其足跡之所及固有多於太史公者矣其身之所接亦有賢於燕趙豪傑者矣然而鮮有能變其氣質而發為文章者遂以子由之言為浮誇之説予甞驗之尋常出入於鄉里之間遇汙渠穢壤與夫凶人俗子則胸中為之愠悶湮鬱而不舒時登高丘臨清壑及見可與言論之人則心目為之開朗意氣為之激揚

然後信子由之言爲不妄而知彼游天下而無增益者特世之庸人耳故嘗竊自嘆以爲使得周流四方以覽觀天下之形勝而博交天下之豪傑其有以發舒吾之心目意氣者必有以大異於今日然以身有所寓而顧莫之遂故循循至今年及彊仕而尚未有以多過於庸衆人是以每遇朋友之有遠行者必爲心馳神往且望其行必有得庶幾返而會合之際有以相發亦得以償其所願之一二焉今吾友生章輝遠將自臨海走六千

里往永州省侍其舅氏通守陳公人多義輝遠之能為是行在他人不知篤於親戚之義者固可以為難若輝遠之務學知道者特常事耳故余於輝遠是行不以為難而獨深有望於其因是行以覽江山之竒勝交賢能之人物而取益於已并望其他日還歸而有益於余盖輝遠今是行道途之所經由括蒼而有金華循三衢經廣信以下鄱陽轉豫章而泝清江歷宜春浮三徳登衡陽以造於零陵其間名山大川竒才偉人宜未可以一

二數其有開暢心目激昂志氣必有異於尋常萬萬者有不美質者亦將於是行變而為美況如吾輝遠之有美質者其變化宜何如兹行也吾知其所得必將有大過於人至於發為文章者乃餘事耳古人謂士别三日便須刮目相待余他日於輝遠歸必當大為之刮目焉輝遠其尚思有以副吾望而果有以發吾羇滯之懷可也

送周判官詩文序 周是修

聖天子即位改元之初政令一新厲精文治凡天下側陋遺逸懷竒抱珍之士莫不捜羅登進列於庶位厥明年復勑儒臣取古今君道臣道人事之載於典籍者櫽括類聚分嘉言善行懲戒以為各類之綱上自唐虞下逮元季采輯纂次用便觀覽因以成一代之制作亦將以為永世之龜鑑舉中外士流博見洽聞者會於翰林開館武殿之南廊以從事而草創之於時俊髦若天台陳好義徐好古葉仲氾延平鄭孟宣姑孰章謹建寧蘇

伯厚李鐸吳中王汝玉張拱高可大溧水王真邵武劉仲美大興李敏金華方叔衡朱子建寧波史維時金陵陸伯瞻浦江趙友同臨江周思吉郡顔子明蕭用道楊士奇曁予二十三人皆與是選於是天子喜其得人之盛命文學博士天台方孝孺總裁之命侍讀紹興唐愚士金華婁璉修撰吉郡胡靖三人者副之命修撰吉郡王艮編修荆州楊溥二人董督而討論之實建文庚辰十月十二日也詰旦錫宴館中既而大官給酒饍中使

供筆札事非輕也居無何愚士艮鐸敏相繼物故友同以丁外艱去伯瞻以朝使去子明以辭老去好義仲汜子建可真士奇叔衡維時陞擢國子王府翰林官可大領扶溝令思領判湖廣安陸州未幾叔衡仲美又以疾卒於官思字存誠性古澹夷曠樂放林野且年逾耳順上疏力以衰絶不任事辭得旨賜本官致仕朝之名士咸稱異嘖嘖曰賢哉存誠趨舍之有道而進退之合宜也於其南還輒相與詠歌以敘孜孜德業於家庭十載間

一旦而際文明之運遇有為之君當可出之時勃然如風雲之從龍虎水火之就燥濕比之漢之東觀唐之弘文殆不是過余也與諸君子何其幸歟不二年餘而存者沒者動者止者去者就者有若是之不齊吁良可感也雖然沒者已矣而存者誠不可以不敬其身也動者升矣而止者亦不可以不安其命也去者得矣而就者尤不可以不勉其職也聖天子在上量同天廣其所以能從懸車之請而重賜賚之榮者一皆本之因心之仁

無待勉强自然泛應而不覺其有契於古先哲王之令範如是也更後十年賢材並興德化周被四方底平余知聖天子之從請而重榮者又未必不如今日待存誠之廓然也余與諸君子又何其幸歟因詩文叙而槩述其巔末以為存誠贈亦以為當時斯文慶

北京重遊序 解縉

北京地形天下之雄傑險要士君子壯遊奇偉絶特之觀而名能文章抱負慷慨者常終其身而不能一至焉

且以孔孟汲汲於濟世幽薊之國欲行仁政豈不能賢於滕費中年絶長補短𡖖乎其難者哉不幸當大一統之時已無孔孟之迹降及晋宋好竒之士若謝安王逸少之流宋南渡諸儒務為格物致知之學者僻處一隅皆無因而至焉及元氏入主中夏佐以姚劉耶律諸君子雖因其邇於陰山以定都而地形之强實天下之雄傑險要撫據全盛幾將百年一時文章亦頗有竒氣未必非山川形勝風氣之觀感或有以助之也至於元季

四方鼎沸而國都固猶晏然自若也葢其東連滄海西接晉冀南有瀰豬太陸之利北有重關天險之固苟非天命有歸其主自遯於荒而以勢利相持雖引百萬之兵頓之堅城之下歲月之間成敗利鈍未知其勢孰為得失也天朝太平三十餘年士君子壯遊於北京者多矣若吾友龍虎張氏崇顯葢嘗往來而不一者也而予迺不能一遂其遊觀之樂每側聞天語退而稽諸簡册所載信古人之不我欺當孔孟之時地之不幸而不得

遇賢聖之人當晉宋之時人之不幸而不得混一之世及元之世時之不幸有賢智之士在形勝之地而不獲明聖之主雖有文章其所稱道黼黻豈可與六經並傳哉故曰其皆不幸也吾友張崇顯令又將往焉其為我訪灤河居庸與其豪傑俊人而謝之吾君無為而致垂拱吾民無事而樂雍熙一遊一豫將無不宜吾將酌直沽之水磨碣石之顛作為文章詠歌盛世自慶其奇遇固千載一時也其行旅多暇先為詩歌以俟

送劉君孝章序　解縉

學必有師傅朋友講習而後有所成不然雖至白首猶為僻學也豈惟成德文藝亦然余少時先君子教以書輒舉所聞於太樸危先生伯琦周先生而泝其源於趙吳興以上未嘗自為臆說也及教以為文輒舉黃文獻公歐陽文公之說而泝其源於曾王歐蘇柳韓班馬董賈先秦以上極於六經之奥未嘗自為臆說也及進而語諸道德輒舉所聞於大父竹梧翁而泝其源於劉靜

修楊伯子以達於關閩濂洛又未嘗為之臆說也是以一得之愚間有所見者實先君子師友之傳講習之餘所及也繼而登朝以所為文求正於平仲蘇先生先生與先君子受業於黃歐為同門於是傾竭所藴為予言余始益有所見焉詹君孟舉在元常及予山巙公之門又常聽教於危周二公於先君子又同門而予與詹君同官為中書舍人忘心咨問又盡得其說與先君子之言無二不舍晝夜思維至於今僅若有一髮之見至於

道德則自先君子既沒世無復有講論及此者是以碌碌將為庸人之歸方慨然而自嘆也廬陵劉君孝章家世忠厚父兄宗族各以道相勗及授徒環川常與予友胡君光大游予亦聞之甚熟也去年光大延致來教其子予亦遣子從之遊孝章甚勤於學嗜為文與書而其此來也其尊君惇信先生欲其講於京師亦若先君子之望於予也惜乎為文為書吾黨有大愧於危詹諸君子而道德之懿則又茫如捕風雖談論且不能得其髣

歸矣何以副吾孝章之意而承其尊公之志於是孝章將歸懼無以復其尊公也姑序予之所就者以相解歸而求之家庭涵濡簡編之講論將必有大過人者倚需童晤孝章又必有以副吾之所望廬陵螺江二程之從周子實始於此則廬陵固濂洛之淵源也俯山川之餘輝寧不有超然而獨晤者歟孝章毋若予之徒自嘆也

送蕭善本序　楊士奇

自余來京師十有五年於文溪武山之域父兄之鄉吾

少壯出入嬉遊之處未嘗不在余懷也而遭逢聖明叨職近侍恩眷隆厚然材薄識陋不能效纖介報稱日懷愧惕之不暇顧敢言其私哉而比年鄉人親交有至京師而過余者昔之壯者皆已蒼顔而華顛矣昔之童丱者皆已翹然楚楚矣而敬問吾父之執焉蓋淪謝既盡不能不慨焉悃悵也前三十年余所往還講學今存者不三四人幸皆仕京師時得聚處討論相益以寛鄉邑之思善本亦當時所與還往者近歲始來為太學生無

幾輒以使命出再歳而還還數日又以展省歸未嘗一得從容盡意也臨别能無情乎雖然子歸而過縣門之南徘徊龍州嘆嘉應之不爽而觀於其人復有繼今而起者乎又過高漚而試聽焉將有鏗然噌吰而出者哉又南望三顧之山而物色焉復有繼蕭清節高風遠躅者乎有之而賢者將出其門乎其必有以慰余之思

送徐僉憲致仕序 楊士奇

仁宗皇帝臨御制詔吏部居官年七十聽致仕去有疾

而年未及亦聽去申著令典益於今四年仕者老病不任咸得所欲而士君子進退從容無所羇係有以見太平盛致矣四方出仕者之衆莫盛江西江西為縣六十有九莫盛吉水今致其事去者始見於徐君崇威崇威雖病其年未七十益自洪武中起家為巡徼為征商永樂初入掌外制又出司獻陜西廣西二大藩知宿州僉山西憲事其為人持已愛民而平心易氣歷仕三十年未嘗有一日顛蹶之憂然奘奘焉所以汩乎中應乎外

者亦劬且倦矣今之決去固人情也崇威吉水故家吾
亡友胡君光大女兄之夫也其在京師恒主胡氏故於
余還往甚厚光大嘗約余他日幸遂乞身相與具扁舟
載壺觴書册泝沿贛江蕭峽之間漱芙蓉之丹泉酣澄
江之明月歌咏聖澤逍遙以終餘年足矣時崇威聞之
亦津津出喜色光大竟卒於官已十年余猶縻寵祿不
能去也兩人夙昔所歆慕者今屬之崇威獨未知崇威
入故鄉臨清蔭茂萬慮不興翛然自適之際北望京華

數千里外尚有停雲之思者乎故於别也歌白駒之四章以為贈

送熊自誠序 梁潛

北京據幽薊之會偉大壯麗之觀古所謂形勝之都也士生於南服者常以不得往遊其中為恨大理評事熊仲彝以扈從居於是其尊府自誠君來視之君時年七十餘矣鬚髮皓然而能輕萬里之遠自其家吉水汎大江涉淮道徐踰呂梁之險以至於此既至不以其冐涉

險遠者為難且以其遠遊快覽為足喜其志可謂壯矣哉予於君同郡而予之去家者三年矣故聞君之來而喜君為人謞然溫厚既老嗜欲不足動其中而獨喜奕雖風雪苦寒之夕猶不廢予不善奕心竊好之每與君奕輒敗北亦未嘗厭也時侍講鄒君仲熙曾君子棨亦喜奕鄒君少劣於予獨子棨精出過人累與予奕輒累勝自君之來子棨數與君對君稍難之而其勝與負常均君又常佐予以一勝子棨因大笑以為樂夫古人適

情於物於夫六藝之外又有所為投壺之戲而傳之於禮文以為平居閒暇之雅戲也奕之為戲亦平居所以役其心智者也孔子曰不有博奕者乎然或者其心之不專審之不固則皆不能精如予之與鄒君者是也雖然予之與熊君好也豈直以此而已哉顧惟遠去其鄉而忽然得以歡娛而嬉戲以遂忘其旅寓之思如在乎里閭鄉黨之近其為樂可勝道耶夫樂之既深則於其去有别離不忍之態亦人之常情也於是予𥙊相率賦

詩送之子因道其平居相與之樂以為序若夫君之享有禄養於既耄之年以得周覽夫兩都之勝其所得亦豈在此而已乎

送楊弘璧序 梁潛

楊君弘璧家故西昌鉅族也當其盛時一門父兄席累世之豪臺池花木金珠犀璧之富與封君徹侯相埒及遭亂離家事日非君亦崎嶇江淮之間而遂家焉葢其時君年四十六壯志銳氣輕離别而易之及其老也思

見其親戚墳墓日夜南向而悲益已五十年於外矣而後歸則蒼顔白髮頽然衰老見者駭愕不知為楊君也過其閭問道而後入道其姓名老者驚而少者疑焉問其祖之昆弟無知之者其父之昆弟無幾人焉已之昆季閭有存者焉非老則病杖而後來而窮奴老傖之尚在者皆當年雄力自視無前者君猶僅識其狀貌也故居遺址荒煙蔓草塚墓纍然而牛羊鳥獸之跡交乎其間者皆當時賓客歌舞而歡樂之所也君於是愴然悲

之念往事如在夢中惜其去之久而還之不早也既而君之從子益智拜君而勞苦之置酒會故人賓客留君毋去此故土然君占籍鳳陽已久為留數月乃去歸時攜其中子某與偕行因謂之曰吾老矣先人墳墓在此者汝謹識之無忘於乎君生於富貴未壯而困於羇旅老猶不忘其鄉非其心拳拳篤厚能如是哉夫人事變故不常而人之一身榮辱升沈跬步有不能保者而況數千里之外數十年之久能守其身而不墜其先又豈

非其心篤厚之報哉君少從予先大父心易先生受業與先君有筆硯之好故衆為詩餞君之去而予為之序所以備道夫人事變故之際者有以見君之不忝其先為難能也

送周如陵序 梁潛

予徃年教於蜀之滄溪泝夷陵而入三峽仰視羣山如萬仞壁立岷江東下束於兩崕其勢若不得放抑遏之極驚跳怒躍逆而為回湍激而為飛瀑觸而為奔瀾其

尤險者則為虎頭鹿角盤渦百尺旋轉若車輪轟然萬壑皆應觀者莫不目眩不禁也過夔萬而上三巴稍稍見平波緩流然巴郡據三江之險因石為城懸溜飛瀉雲霧中益可愛也自是西走千三百餘里始入成都平曠坦夷疏江為渠散注平疇幾千里其西有雪山縞皓明潔與扆嘅爛然相照蓋天地間之竒觀獨偏方遐國擅而有之使遨遊隱逸之士得時時臨望以盪滌其志意何其快也又其地有諸葛武侯之遺教關張之忠節

勁氣至今不衰又蘇氏父子文詞壯健數百年來無有過之者故蜀之勝又不獨山川然也予去之十年至今念之不已今年夏忽廬陵周君如陵歸自成都訪予京師之旅邸極道往時之遊且樂予不覺解心適神焉今如陵又將西遊惜不能與之俱翺翔其間也雖然人之情因事而感固不繫山川之遭杜少陵窮愁悲慨終身不釋豈蜀之山川獨有以感其中耶彼所遭之時為然也然則吾與如陵壯年遊樂何可不知所自哉凡與如

陵交者皆為詩以餞之而中書舍人吳君平仲為書西川壯遊四大字於卷首以予故嘗遊於蜀也屬為序之

明文海卷二百八十七

卷二百八十七